

论韩愈诗歌的奇险与平易

陆 涛

(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内容摘要】本文是对颇多争议的韩愈诗歌中的奇险与平易的风格的考察,主要通过对其诗歌在接受前人影响和其诗歌自身特征的考察。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韩愈诗歌中奇险与平易两种风格的诗歌是并存的,但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平易风格的诗歌。因此,把韩诗的风格归为奇险是不正确的。

【关键词】韩愈 诗歌 平易 奇险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106(2012)09-0080-04

韩愈作为唐代伟大的古文家和诗人,无论是在散文创作还是诗歌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其古文的创作,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苏轼赞其曰:“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因此,后人对韩愈在古文创作方面的成就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韩愈的诗歌创作就有颇多诟病,其中一个普遍而典型的看法就是认为韩愈的诗歌掀起了一股奇险之风,把诗歌引入了一条奇险怪异之路。因此,本文就是对韩愈颇受争议的诗歌的研究,来考察韩愈的诗歌的风格——奇险?抑或平易?

一、韩诗的奇险风格

要考察某个诗人诗歌的风格,就要探究其诗风形成的历史背景。首先要关注的是其与前代诗人的继承关系,一般认为韩诗主要受到了李、杜的影响,特别是杜甫的锤词炼句、追求诗歌创新的精神。清人赵翼说:“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广,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1](P28)}显然,这里认为韩愈诗歌中的奇险风格来自杜甫的影响,当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杜甫一生都在追求诗歌的创新,也曾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举。其创新之处如开创了拗体七律,这种格律是对传统工整划一格律的突破,给读者带来了一种奇异的感觉。此外,杜甫造句用词精妙,诗中亦不乏险怪惊人之语。明王世懋在《艺圃撷余》里曾说到:“少陵故多变态,其诗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丽句,有险句,有拙句,有累句。”^{[2](P777)}如杜

甫《戏作花卿歌》中有“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句,此句写的可谓血肉模糊,给人一种奇异之感。这里对杜甫诗歌中某些奇险怪异之处不作过深入的分析,且这也不是杜诗的主要成分。这里要说明的是韩愈是受到了杜诗中这些奇险怪异之处的影响,且韩愈把这些奇异之处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形成了自己诗歌中的奇险风格。此外,韩愈为了求得诗歌之古奥,常常从经传中撷取词语。如那首《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中,颇多奇词怪字,令人难以卒读。如:“攒杂嗽嚙沸簏,彤幢绛旂紫薰幡。炎官热属朱冠裾,髹其肉皮通髀臀。颓胸垤腹车掀轳,缁颜鞅股豹两鞬”几句,其中好多字词皆出自《易经》。所以清代学者刘石龄说:“公诗根柢,全在经传。”清人马位在《秋窗随笔》中亦说道:“退之古诗,造语皆根柢经传。”

除从经传中撷取词语之外,韩愈还从屈赋、汉赋的神话传说中汲取其诗歌奇险风格的养料。如《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中通过奇特的想象及《孟东野失子》等诗歌运用了超现实的艺术,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奇特世界,这与屈原《离骚》中周游天国的情景有颇多相似之处。近人赵昌平在《“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一文中认为韩愈则直接受到了顾况、皎然的等“吴中一派”诗人影响,如皎然提出的“放意须险,定句须难”。皎然说:“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3](P39)}皎然提出的“三格四品”就是要提倡一种跌宕不羁、惊世骇俗的风格。这种说法也是有几分道理的,但要明白的是,吴中诗派对韩愈的影响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

* 作者简介:陆涛(1980—),男,阜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孟郊而间接地对其施加影响的。孟郊曾经亲身参加过吴中诗派的活动,自然对其奇险的风格有所了解并引入了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而后孟郊在和韩愈的交往中,难免会把这一风格传染给韩愈,如两人大量创作的联句诗,约11首,里面押韵奇特,大多险韵、怪韵。通读全诗,我们可以发现,主要是孟郊领起,韩愈唱和。虽然是孟郊发起,但韩愈依靠其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和诗歌技巧,也不甘示弱,二人争奇斗险,共同为我们带来了一种奇特而险峻的诗歌风格。另外,据饶宗颐先生考证,韩愈虽然力主排佛,但在其诗歌创作上仍受到了佛家思想的影响。认为韩愈在《南山诗》中所描写的南山奇峰异壑的一段以及在句首连用51个“或”字,向来被认为是韩愈奇险诗中的经典。其实这段诗歌的写作方法是来自与北凉高僧昙无讖所翻译的《佛所行赞》中的一段文字。^{[4](P372)}因此,佛家思想亦是韩愈险怪诗的一种来源。

此外,从韩愈自身的遭遇来考察其诗歌奇险风格的形成也不失为一种方法。我们知道,韩愈的一生命运多舛,屡次遭贬。正是由于其屡受政治打击,形成了一种叛逆反常的心理特征,反映在诗歌创作上就是故意以不同寻常的字词、韵律、写作手法等创作不同寻常的诗歌,也即所谓的奇险诗歌。另外,韩愈在被贬的过程中,由于从中原被贬到边远的南国之地,也使得他得以接触到荒僻险怪的南国景象,正是对于这些险怪景色的描写也形成了他诗中奇险的风格。如他在贞元、元和之际的阳山之贬,一方面基于其内心的强烈的愁绪,另一方面当他看到奇特的南国景色,他就写下了许多奇险之诗,如《宿龙宫滩》、《龙移》、《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在这些诗里韩愈使用了奇特而险怪的词语,给读者描绘出大量奇特险怪的意象。我们从其遭遇来推测其诗歌风格的形成,虽然是一种方法,但并不一定可靠。毕竟还是推测,而不如上文从其受前人诗风影响来判断其风格的形成可靠。当然,我们的推测并不是没根据的。我们知道,韩愈提倡过“不平则鸣”的诗歌创作理论,是说当诗人往往受到不公的待遇,就会通过“鸣”,也即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在这种苦闷中,诗人难免会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辞出现,这也不足为怪。

通过上文的考察,韩愈诗歌中奇险的风格的存在是毫无争辩的事实。清人刘熙载也说:“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5](P198)}但是否如后人所认为的韩愈的诗歌风格就是奇险,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今人写作的大多文学史,在涉及韩愈诗歌风格时,都把韩愈的诗风归为奇险。亦有学者持此

种观点,舒芜认为韩愈诗歌中的特点之一就是“狠重奇险”的艺术境界。在舒芜看来,“狠重奇险”的境界,“实质上是用又狠又重的艺术力量,征服那些通常认为可怕可憎的形象,以及其它种种完全不美的形象,而创造出某种反美的美,不美的美。”^{[6](P59)}这里,舒芜指出了韩愈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倾向,那就是以丑为美,韩愈诗歌中确实有此现象存在,但以丑为美是否可等同于诗歌的奇险,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里暂且不谈。

这里,我们想要说的是,虽然韩愈诗歌中有奇险风格的诗歌,但这是否能代表韩愈的诗歌风格仍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当我们试图为某个诗人归类时,我们往往以其诗歌创作中的主导风格来为其归类,如我们称杜甫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而称李白为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显然,我们的根据是他们诗歌中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现实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诗歌,我们并不能说杜诗中无浪漫主义风格的诗歌,而李白的诗歌中无现实主义特色的诗歌。所以,为某个诗人归类或为其诗歌定下格调,只能是大致的归类。因此,如果我们把韩愈的诗歌风格归为奇险,那就承认了在韩愈的诗歌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奇险风格的诗歌。关于其诗歌到底是以奇险为主还是以平易为主,我们必须逐一考察韩愈的诗歌。

二、韩诗的平易风格

判断韩愈诗歌中奇险风格的诗歌的多少,我们首先要有判断标准。根据学界的普遍看法,我们判断的依据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出发:字、韵、遣词造句、所描绘的奇特景象。从上面介绍几首韩愈奇险风格的诗歌,可以发现,韩愈这类诗歌中,较多的运用了生僻字,这些生僻字大多是古文中的字,在当时的诗歌创作中已很少使用。韩愈作为一名杰出的古文家,显然比一般的诗人具有更深厚的古文字功底。在韵律的使用上,韩愈往往采用奇特的押韵方式,一连很多句都不换韵。在遣词造句上,韩愈也多用古句,给人带来新奇的效果。最后,就是在其描摹的对象上,常常描摹那些奇特的景象,从而在其诗歌中形成奇特险怪的意象。现在我们就用此标准来通观韩愈的全部诗歌。《韩愈集》^[7]收录了韩愈的全部诗歌,为435首。其中把韩诗分为古诗、联句和律诗。其中古诗211首,联句11首,律诗213首。如果通读全诗,会发现其中所谓的奇险诗大多在古诗中,联句毫无疑问全部是韩愈和孟郊争奇斗险所作的奇险诗,律诗中几乎没有什么奇险诗,只有《奉和杜相公太清宫记事陈诚上李相公十六韵》等少量诗歌具有一定的奇险色彩。

我们仔细考察韩愈的古诗,当中显然存在着不少的奇险诗,如最有名的《南山诗》、《陆浑山火》、《龙移》等,但细数下来,亦不足百首。这样一来,韩愈诗歌中的奇险诗也就不过四分之一,而更多的是易于理解的平易诗。此外,如果我们再把韩愈作为一名散文家来看待的话,也不难理解韩诗中的平易倾向了。作为一名古文家,韩愈把写散文的手法引入了部分的诗歌创作,形成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我们知道,散文写作的语言与手法比之诗歌创作要通俗易懂得多,散文写作力求通俗化。这样作者就用了大量浅显的语言甚至俚语俗语等,很容易形成其诗歌平易的倾向。

这样我们可以先提出一个看法:虽然韩愈诗歌中存在着大量奇险诗,但韩诗的风格却不能归为奇险,而是它的反面,即平易,下文将详细论证。这里,我们不能把平易等同于平淡,平易的内涵是诗歌中所用的浅显的语易懂言和明白晓畅的思路,而不是用那些生僻和佶屈聱牙的词语和奇险晦涩的思路。而平淡则有淡然无味的意思,虽然也有通俗易懂的意思。

当代学者亦有持此观点,学者王立坚也认为,韩愈诗有四百首左右,险怪诗约一百首,占四分之一不到,自然不能把韩诗归为奇险风格。^{[9](P203)}莫砺锋教授也认为韩诗中的奇险诗约占百分之二十五,奇险诗自然不能代表韩诗的风貌,而把奇险风格归为韩诗风格自然是不恰当的。莫砺锋教授恰恰认为韩诗的风格是平易,认为韩愈三百多首诗的内容是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汲取提炼的,这才是韩诗的主要题材走向。^{[9](P131)}其实,认为韩愈诗歌风格是平易的观点是古而有之的。清人赵翼在《瓠北诗话》卷三里评价韩愈道:“其实昌黎自由本色,仍在文从字顺中,自然雄厚博大,不可捉摸,不专以奇险见长。恐昌黎亦不自知,后人平心,读之自见。若徒以求险求昌黎,转失之矣。”^{[10](P28)}这可谓是对韩愈诗歌平易风格的最为明确的说明。更早点的朱熹也认为韩诗的风格是平易,他说:“韩诗平易。孟郊吃了饱饭,思量别人不到处。联句中被他牵得,亦著如此做。”^{[11](P3327)}朱熹看来,韩诗的风格依然是平易的。他所写的奇险诗是被动的,是为了唱和孟郊,如他二人所写的联句诗,如《城南联句一百五十韵》、《秋雨联句》、《纳凉联句》等,在这些诗中,大多是孟郊起主导作用。黄山谷也认为,在奇险方面,孟郊润色韩愈,孟郊更胜一筹。我们可以推测写这样联句诗或许不是韩愈本意,但韩愈确实写了,这难免会影响到韩愈的诗歌创作,所以,后来韩愈也写了一些奇险的古诗,但这并不是韩

愈诗歌的主导风格。韩愈自己也曾发表过对诗歌的奇险与平易的看法,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四十四岁的韩愈便在《送无本师归范阳》一诗中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狂词肆滂葩,低昂见舒惨。奸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的诗学主张。这里,韩愈肯定了诗歌中的“怪”,但这种“怪”最终要归于“平淡”上来。因此,韩愈诗歌的最终风格仍是“平淡”,我们这里称为平易。据此,莫砺锋教授认为:“韩诗中有奇险雄鸷与平易质朴两种倾向,这两者之间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所联系有所统摄的。韩愈本人认为诗歌艺术应由险怪归于平淡,他的创作实际也大致体现出这种变化轨迹,但尚未达到平淡的极境。”^{[11](P160)}

从上种种论述,我们都可以得出韩诗的风格是平易的结论,但为什么诸多学者仍把韩愈的诗归为奇险呢?即使在今天,持此观点的仍大有人在,或许我们可以把此“归功”于晚唐的司空图。他是最早对韩诗风格作出全面评论的人,他说:“愚常览韩吏部诗歌数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10](P196)}此,开了后人以奇险评韩诗的先河。此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首先,虽然奇险风格的诗歌在韩愈诗歌中总量不到四分之一,但往往这些诗歌的篇幅都很长,如《南山诗》等。同时,这些诗歌由于写法比较奇特,因此,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易于吸引眼球。这样,人们关注较多的就是韩愈的这类诗歌,而往往忽视了其平易的一面。其次,和韩愈的诗学主张亦有关系,如其诗歌中的题材大多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以丑为美和提倡“陈言务去”的诗学主张。下面逐一分析韩愈这三方面的诗学主张,首先来分析韩愈诗歌的题材。一般来说,诗人往往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关注的都是国家大事。从元、白开始,诗歌开始关注个人的日常琐事。如果说元、白所写的关注日常生活的闲适诗是其消极避世的结果,而韩愈则是从一开始就是强调描写日常生活的,这与他“造平淡”的诗学主张是一致的。同时也与韩愈对诗与文的作用的看法不同,在韩愈看来,文是载道的工具,如他所提倡的“文以载道”。而把诗看作为末事,认为诗歌是个人化的,不适宜表达重大的政治主张。因此,在他的诗歌里,这类的诗歌是少之有少。因而,他认为生活中随处都是诗,就看你是否能把握住。我使得我们想起别林斯基的一句话:“哪儿有生活,哪儿就有诗。”如他对山中石头的描写,山中石头经过雨水的冲刷,毫无任何美观而

言,几乎没人去关注他。在古人诗中,人们描绘的更多的春花雪月、秋风秋雨,几乎没人会以一块丑陋的石头作为歌咏的对象。而韩愈恰恰做到了这一点,难道这不说明了韩愈对普通日常生活的关注吗?此外,韩愈在《奉合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并序》中,所描写的多是流水、亭台、小溪、荷池、稻畦、柳巷、小桥等日常生活场景。这都可以证明韩诗平易的风格。此外,在《赠候喜》中,韩愈描绘了一幅钓鱼的场景,只不过没有钓到鱼。其中有句“吓蟆跳过雀儿浴,此纵有鱼何足求”一句,这本来是农村生活场景中很常见的一幕,但舒芜却认为此句是以丑为美的奇险之句,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如果因为写了吓蟆那就是奇险,这种说法就未免太牵强了。但是,由于当时的诗歌中,几乎无人涉及此类题材。诗人关注的大多是诗情画意的场景,所以,此类题材的诗歌难免会被人们所误解为奇特险怪之诗了。

除此之外,韩愈对山石、吓蟆的描写也涉及到了其“以丑为美”的诗学观。刘熙载说:“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12](P198)}石、吓蟆的描写,韩愈还写过关于鳄鱼、蝎子等丑陋而又令人害怕的物种。有的学者据此就把韩愈的以丑为美类的诗歌归为奇险,就未免太武断了。我们承认韩愈诗歌中“以丑为美”的写法在有些时候会带来奇险的一面,但也有其平易的一面,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如上面关于吓蟆的描写,虽然吓蟆本身是丑陋的意象,但在韩愈笔下却成为一幅充满农村气息的乡村风俗画。下面再举一个以丑为美的例子,韩愈在《送文畅师北游》中,有过这样一句,“昨夜得京官,照壁喜见蝎”。据此,舒芜先生就认为该句是奇险。这首诗写的是作者从南向北游历,从偏僻荒凉的南方向京城长安行进,晚上在一家旅店住宿,偶然用烛台照在墙壁上,发现了一只蝎子,描写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景。本来蝎子是丑陋而令人害怕的毒虫,而作者恰恰又用了个“喜”字,说明作者见到蝎子是很高兴的。所以,舒芜就认为该句有悖于常理,是奇险之句。其实则不然,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此句,会发现该句并不奇险,而仍是平易。当时韩愈离开了偏僻的南方得以重返京城,自然难免掩饰心中的喜悦。而蝎子作为一种毒虫,产于北方,在当时的北方也是很常见的物种,所以不能因为对蝎子的描写就认为该句是奇险。此外,作者用的“喜”字亦不可作奇险解,由于蝎子的北方特有的物种,作者在此见到蝎子,显然明白已到了北方,到达京城已指日可待,当然作者要“喜”了。因此,该句仍是平易而非奇险。最后,人们认为韩愈

诗歌奇险还和其“陈言务去”的诗学主张相关,韩愈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受到杜甫的影响,而力求创新,首先表现在诗歌的语言上。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首先去除的就是人们常用的诗歌语言,而采用令人耳目一新的词语。在这种创新的过程中,韩愈难免会走些极端,走上奇险之路,如他为了“陈言务去”,就大量运用了古文中的冷僻字,这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通过以上对韩愈诗歌中的奇险与平易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一个确凿的结论:在韩诗中,奇险与平易的风格是兼而有之的,但二者的地位并不是对等的,而是平易风格的诗占主导地位。因此,把韩诗风格归为奇险就不免失之偏颇了。毕竟韩愈的奇险风格的诗歌还只是韩诗中的小部分,约占四分之一,且主要存在于其古诗之中。所以,这类诗歌并不能代替韩诗的全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学者误解了韩愈,把其诗风归为奇险,这也是有各方面的原因的,如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当然了,并不是说学者们都误解了韩愈的诗歌,如文中提到的莫砺锋等教授就一直坚持韩诗的主导风格是平易,而力争为韩愈翻案。但是,广大学者对此并没有重视,通观许多学者对韩诗的研究以及大量的文学史著作,这些学者仍执着的把韩诗的风格归为奇险,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但无论如何,今天是该还韩愈一个“清白”的时候了,毕竟韩诗蒙受了太多的不白之冤。

参考文献:

- [1]赵翼.瓠北诗话(卷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 [2]王世懋.艺圃摘余[A].[清]何文焕编《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 [3]皎然.李壮鹰,校注.诗式·取境[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4]饶宗颐.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讖译鸟鸣《佛所行赞》[J].周勋初文集[C].(卷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 [6]刘熙载.艺概·诗概.王气中,笺注[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
- [7]舒芜.论韩愈诗[A].舒芜文学评论选[C].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 [8]具体参加韩愈的诗歌集,其中古诗方面有一些奇险的,但大多律诗都还是平易的,详情见韩愈.《韩愈集》,严昌,校点.长沙:岳麓书社,2000.
- [9]王立坚.论韩愈的险怪诗[A].韩愈研究论文集[C].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8.
- [10]莫砺锋.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A].唐宋诗歌论集[C].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 [11]朱熹.朱子语类(卷140)[M].北京:中华书局,1994.
- [12]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A].祖保全、陶礼天,笺校.司空表圣诗文集笺校[C].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196.